

城市学 与 发展战略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城市学与发展战略

李兴权 宋毅主编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前 言

本书搜集了若干领导人与学者们的讲话和论文，较系统地论述了有关城市学和一些发展战略的问题。

当代社会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人们对城市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去向给出满意的回答，未来的发展业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中心议题。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无可争议地表明，当人们意识到不可逾越的课题之时，解决它的思想和方法也悄悄地走到了那些最敏感的人们身旁。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空前发展，已使人们有可能把复杂系统置于考察并实施改造的蓝图之中。综观社会的演化进程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全部历史发展所构成的本时代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大科学踏入社会生活的舞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大科学观不仅是当代的一个支柱性观念，而且可称为本时代的第一观念。当我们用大科学的名义展望未来，当我们把大科学观念贯彻到底之时，就不能不把战略意识提到时代发展的首要位置。

当然，以科学的名义对城市大系统的全面探索才刚刚开始，以科学的名义对发展战略的思考至今还不能说已取得十分满意的结果。但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处于当代大变革浪潮中的世界各国，谁能拿到并善于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智慧的火种，谁就有可能成为未来时代的佼佼者。

本书编辑的讲话和论文虽然有限，但它有幸收进当代

中国若干精英主将们的真知灼见，它们似乎已透过页页纸面闪烁出令人想往的光彩。

这本书实际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许多同志为之付出过辛勤劳动。参加各讲话录音整理的人员有张世英、张汉元、申期、黄刚、蔡秀兰、丁雪伟、姚林等人。借此机会，我们向所有为成书操劳过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渴望得到阅读此书的同志们的批评和讨论意见。

编 者

1985年8月16日

目 录

- 陈希同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1)
- 钱学森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10)
- 宦乡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23)
- 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之一)……
……………侯仁之(48)
- 王纪宽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75)
- 陆宇澄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91)
- 陈绳武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98)

- 美国科技发展战略浅谈·····徐耀宗 (109)
- 企业的经营战略·····穆素娉 (123)
- 科技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 唐启刚 (137)
- 发展战略面面观·····申 期 (166)
- 关于北京市技术引进的战略构想
 - 姚 林 (178)
- 关于首都发展战略结构模式的讨论
 - 宋 毅 (187)
- 首都通信信息网战略工程·····
 - 宋毅 何国祥 (213)
- 试论产业划分与发展战略·····
 - 宋毅 张 红 (228)
- 关于研究制定发展战略课题设计的
 - 讨论·····宋 毅 (255)
- 战略的历史发展·····宋 毅 (267)

陈希同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5.2.26

今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北京市第一次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听说有好几个城市都搞了，我们北京算是走到后头了，首都啊！常常是尾都，不是首都。今天邀请了中央的、地方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知名人士，还有我们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的同志，一起来讨论北京的科技战略发展规划、战略方针问题。为今后北京市的整个发展提供意见，进行专题规划和讨论这还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特别是专题性的会议还要开更多次。这次会是北京市比较重大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科技界的一件喜事。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悲的事情，也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悲的事情。

这次会一下子把这么多同志请来，耽误大家那么多时间，我们心里是不安的。但听说大家的热情很高，对讨论北京的事情，专家、学者都很关心，来了300多人，非常踊跃。对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同志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这个会叫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我们怎么讨论呢？北京有没有一个战略呢？应该说有，就是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以及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

的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和对总体规划作出的十条批复。这就是我们建设北京的宏伟蓝图，是我们进行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指导方针。“四项指示”和“批复”明确规定了北京城市的性质，这是过去长期争论的问题。这次中央总结几十年的经验，也吸收了国内外的一些经验，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原来只说了个政治中心，后来批复中加了一个文化中心。对北京市再加一个经济中心，不行，别的中心都不能有了，就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个性质中央作了明确规定，并且提出来要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把北京建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城市，这是第一要求。

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是政治上的要求，还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还要求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还要做到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这点比较具体，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工业。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四项指示的原则要求。在批复中又提出了十条，有些方针、政策要求也更加具体。根据四项指示和批复的要求，北京市委、人民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搞了一些具体的规划。比如，五年规划的设想，轮廓的东西有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建设北京，还有什么可讨论的

呢？还有什么必要搞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呢？好像是没有必要了。然而，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其原因：一、中央的批复，四项指示以及那个总体规划，毕竟是原则的。大方向提出来了，究竟应该怎么办？从何着手，搞到什么程度，好多东西还不具体。这个大轮廓需要我们去充实、提高和发展，还要根据现代化的新形势，不断地去丰富。

有了原则的指示，究竟怎么办还需要搞清楚。当然，有些比较清楚，如头一条打击刑事犯罪就比较清楚。目前北京刑事发案率降到万分之七，北京历史上最好的水平是万分之六。这一点国外不能比，纽约警察局长给我介绍说纽约一天发案1.6万起。我说北京市若一天发生16起，我这个市长就不好当啦！

头一条还比较具体，中央指示明确；北京市的要求也具体，一个接着一个抓。抓综合治理，抓大刑事犯罪。现在还有好多问题没谱哪！刚才跟张光斗同志议论了几句，他看到北京盖起很多高楼很着急，水从何而来？北京地下水只有那么多，地上水就靠两个库，大中型水库现在有86座了吧？小水库19万方以下的还不少。但是，很多水库干涸，十三陵水库现在有水了，那是专门从延庆，从白河堡水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到十三陵水库来的。北京这么多人要喝水，房子盖得了没有水就没法住！水，是北京市目前第一位最难的问题。老百姓只感到吃饭难、穿衣难、走路难，但是对于我们领导人来说水是第一位最 难 的 问题，今年夏天很可能就要限水，大家作好准备。昨天在人

大上我们也讲这个事儿了，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

现在，我们正在制订“七·五”计划。我们要听取同志们的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使我们的计划、规划搞得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合理。北京市的问题多得很，北京市的“难”我一下子就可说出很多，吃饭难、住店难、洗衣难、做衣难、行路难，玩也没地方去，打电话难、洗澡难，难太多了。这些难都是现象，内在的问题是北京战略规划缺乏有机联系和有步骤地实现它。

北京的根本问题是从哪产生的？就坐车难的问题，是不是与人多了有关呢？人们说联邦德国的波恩是个优美的城市，中国的首都要象那样就好了！那只是现象而已，总不能把北京的工业都搞掉吧，我们还要利用这个基础。波恩没有乘车难的问题，是因为它人口很少。另外，东京坐车不难。汽车、小汽车、地铁、火车、出租车多得很，但有一个行路难的问题，市内行车一般是20迈、30迈，偶然40迈超一下，马上就减下来。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最高速度是60~70迈，一般的也就是40迈，而且在水槽里行走，两边是隔离墙，什么也看不见。电影上看高速公路很好看，铃木先生讲这是“引狼入室”。原来上届奥运会，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把高速公路引进来，以为可以解决交通难的问题，结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大家说东京交通事故死人少，仔细一问，才知道与各种标志、行车客运管理很有关系。但是，给我开车的日本司机看法不一样，他说实质是日本的行车速度减慢了，当然出不了车祸。所以看外国，不仔细琢磨，看不到本质的东西呢。北京的交通怎么样？比

一比。首先是北京的城市人口太多，人又多，交通就拥挤。所以，首先是人口规划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也注意到这一点，要求任何时候也不要超过一千万嘛！研究交通问题不和研究人口问题结合，最多也是治表啊。当然，地铁也要修，路口要改善，标志要现代化，但人口一多，谁也没有本事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纽约也是这样，我从飞机场到市政府，乘车没有保证，太慢，市政府地方官硬让我坐直升飞机，到市政府旁边一个地方降落，然后警车开道，把我拉到市政府里面。直升飞机既吵又污染空气，美国人就不怕？也是没办法呀！要在北京直升飞机来回飞，老百姓早就烦了，所以外国的一些市长都说还是北京好，北京毕竟是文明古国的首都，安静！其实，我们已感觉不安静了。这些问题究竟怎么办？需要好好研究。

人口问题，人口任何时候不要超过1000万，怎么才能不超过1000万呢？我也处于彷徨状态，我的办法是“NO”！不许进来。其实进来了不少，安徽的保姆就有几万人，用什么办法才能控制住，好多政策不灵，怎么办？中央说任何时候人口不能超过一千万，可现在加上军队已经超过了1000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呢？都说李光耀管得好，我们能不能学呢？最近有几个同志从新加坡回来，说李光耀言必行，行必果。他为了减少城内交通问题，规定凡进城的小汽车必须坐满四个人，坐不满，缺一个罚一个人的款，我们北京行吗？北京要研究的事情多得很，好多事情都没有解决，处于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状态，特别是人口问题。有些应急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比如说洗

衣难，我们下决心解决一下，引进一些现代化设备，在五一节前，搞上一批，大家西装有地方去洗了，起码是上百万套。吃饭难，豁出去了，办饭馆，搞试验，还有些谱。但是一些根本的，大的问题，还得想，好多还没谱。比如，北京的工业，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事业，要不要翻两番的问题，翻两番可不可说甚至超过两番，说了是不是违背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如果我们的工业不上去，经济不上去，旅游不上去，商业不上去，我们修立交桥那里来钱？我们的绿化美化那里来钱？盖住宅哪里来钱？这又不行！“每人手持侯王印，尽是江中浪里来”啊！我们今天的房子、车子、煤炉子无不是四化建设来的，没有四化建设哪来钱？和外国人合营，合营是要钱的啊！华侨爱国，爱国也得要钱呀！没有，怎么办？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得好，怎样符合中央的方针？请同志们集思广益地研究、讨论。我们提出一些看法、意见、政策、办法，使我们北京建设得快点儿。刚才，于光远同志说到要搞房地产经营，这样可以集中一些资金。北京市现在有自行车488万辆，是世界上自行车最多的一个城市。无限制的发展不行，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一年以50万的速度发展，今年压下来最多销15万辆，外地自行车不要在北京展销了。过去每辆自行车收捐两元钱，若500万辆就是1000万元，1000万元可以盖一个小立交桥，修几个地下人行道，我们正准备在天安门搞两个地下人行道，设计方案已出来了，正在请示万里同志。现在只是知道花钱，但不知道如何去要钱、聚钱。现

在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是“羊毛出在牛身上”，越搞越穷，越没出路。外国的市长和中国的市长不一样，外国市长一天就琢磨如何收税，收税后搞市政建设，生产是不管的。中国的市长要管经济，而且拿出钱搞事业。怎么样积累资金用于市政建设，解决人民群众的一些困难，把北京建设得更加美好，过去吃大锅饭，现在开始在改。于光远同志说要搞级差地租。现在是什么差别也没有！王府井和海淀一个样！甚至和昌平都一个样，好多政策不改不行！

给同志们提一些问题，使同志们了解北京的一些情况，可能同志们比我知道的还多。还有好多问题，如精神文明，随地吐痰，联邦德国人把它叫“手榴弹”。不卫生不文明的习惯要改。搞建设离开钱不行，我们要千方百计聚财。现在我们是低房租，房租维持简单再生产都不可能。房子盖不出那么多来，一年400万米²。很多问题与我们的钱、人力不够有关系，不仅要考虑北京应该怎么办，还应该考虑可能怎么办，把二者结合起来，把长远的想法和近期的想法结合起来，一步步地搞，只有这样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和批复、我们的规划以及同志们提的意见才不会落空，否则，也是谈谈而已。我们还要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达到彼岸。今年，我们想，市政建设七·一前有两座立交桥可以竣工，五座立交桥是全部竣工了，还准备搞一批立交桥，解决坐车难的问题。一座立交桥就是几千万，对农民来说需要多少玉米面呀！需要多少只猪啊？我们还要量力而行，视我们的力量和财力大小而定。现在我们利用外

资，解决了一些问题。计委王军同志批了220几个旅馆，解决住店难啊！为什么住店难？店不够，为什么店不够？没钱修。怎么才有钱？我们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上下左右搞联合，有钱出钱，有地皮出地皮，有力量出力量，有材料出材料，几家一凑搞联合。现在外地同志到北京还有住澡堂的，“盼北京，望北京，到了北京望星星”。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北京的旅馆失调，说高档旅馆多了。我敢说北京一个“五星旅馆”都没有，我们连一个全世界第一流的都没有。

北京的事情乱如麻呀！但必须立出几条，按中央的方针、按我们的规划、按同志们讨论的意见，我想分期地一步一步地去做，终有一天会把北京建设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北京这个地方优点很多，哪个首都都有北京这么多的古迹啊，英国比不上，就是巴黎美一点，雅典市长来京，原来我是吹捧他，说雅典是文明古国，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他听了很高兴，但他在北京看了两天之后，说文明古国还数你们，我们比不上。因为比较起来，他那里小得很，我们中国气派大呀！有的市长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一看，到景山顶上一看故宫就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北京有好多好的东西，还有万里长城，最近我们还准备开一段，慕田峪准备五·一或七·一开，路也修好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东西，大钟寺的大钟是全世界四口大钟之一，只有我们的能敲响，上面铸了22万字，中国的好东西多，只是没开发起来。刚修了一遍，门票三角太便宜了，但太贵也不行，可以五角一张，应该以寺养寺。

经营的门票收入能养那个寺才好，应走这个路子。

今天，我说话也不太鼓舞同志们的劲头，给同志们诉了一堆苦，说了一堆难，北京外表一看都说年年有些变化，其实呀！市委市政府就会干脸蛋上的事情，就会给脸蛋上擦粉，天安门大街呀！百里长街呀！尽量弄得漂亮一点，你们去看看小胡同、小背儿乱七八糟，简直没法看。紫阳同志从西苑饭店往下看了看说，有的同志说你们北京搞得不错嘛！紫阳同志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让北京少要钱，少向国务院要钱。我们以天安门为中心的规划已经做出来了，要把这条街改造成功，象个样子，得花几十个亿，这都是个问题。北京什么时候才能建设完，正在做规划，很难说，这就要视我们的财力而定，财怎么来，就看我们敛钱的本事，看我们聚财之道。集资是个办法，合资是个办法，合营是个办法，但有些钱非政府出不可。比如，基础设施，谁都不出这个钱；修地下铁道赔钱，谁都不来。

现在我们是一个得拿出规划，一个得用钱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好办了，几天的会议不要太紧张，哪些同志对哪些问题有兴趣可以自由选择，提出问题，提出题目，然后分头研究、专题讨论。市委、市政府希望你们提出战略的设想、意见和建议，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目的。有了这个，今后的建设就不是盲目的，就可以少花一些钱，减少浪费，把北京建设得快一点。我希望早日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见到这方面的成果，一年不行两年也行啊，陆续地拿出成果，拿出成果也得有一点意思。

谢谢同志们，拉里拉杂说了这么多，有不对的地方，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钱学森同志在北京科技发展 战略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5.2.26)

同志们, 刚才陈市长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我想他说的这一些问题我都没法子发表意见, 太难了! 实际上今天叫我来执行讲话任务, 我以为是很不称职的, 因为我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城市问题, 连参加旁听城市规划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去过, 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外行。但前不久北京市的几位同志找到我, 非叫我来不行, 真是盛情难却呵!

我先亮亮老底吧。我是1914~1929年在旧北京生长的, 从1955年到现在一直在新北京, 所以跟北京是有感情的, 这是一点。再有一点是, 我从1978年以后, 与今天在座的许国志同志一直在宣传系统工程, 也遇到一些搞城市规划的同志, 他们说: “城市规划要用系统工程”; 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就当面给我讲过, 所以也给了我一点鼓励。第三点, 在最近一个时期读了辽宁李铁映同志的《城市问题的研究》这本著作, 还有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魏方同志《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点》的文章, 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城市问题研究室宋俊岭同志《城市学》的文章, 以及这个研究室《首都文化结构》的文章, 这一些都使我得益非浅。最后还看了一些北京市送给我的规划材料, 那只是翻翻, 不能

够说仔细地阅读了。总起来说就是，第一，我是个北京市民，有感情，对怎么搞好北京市感兴趣；第二，我最近看了一点关于北京市的材料。这些就是我的“输入”了，现在我要“输出”了，我这个输出到底怎么样？刚才陈市长的讲话，要求这么高，我恐怕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城 市 学

我觉得要解决当前复杂的问题，恐怕首先得明确一个指导思想——理论。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践是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要联系实际，但必须有理论。所以那些实际问题我提不出意见，但能不能够讲点理论？从远一点的地方讲起，先讲讲有必要建立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就是城市学这个问题。

在城市学这个问题上，我基本同意宋俊岭同志的那篇文章，我认为城市学是一门应用的理论科学，它不是基础科学，或者说是一种技术科学，不是基础理论。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城市学呢？

国外也是从具体工作出发，先提出来要搞城市规划，这个他们提得很久啦。他们后来也发现，要搞好城市规划，那么规划的依据是什么？这就要有理论，这才开始提出城市学这门学问，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城市学是研究城市本身的，它也不是什么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它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有了城市学，那么城市的发展规划就可以有根据了，所以从这样一个关系说，城市规划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